

Ben Paode
Shi Guang

读者

原 | 创 | 版



奔跑是一根绳索

将无数平常的时光串联

我迎着风

把城市的好风景

尽收眼底

2015年季度精选集·春季卷

奔跑的 时光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 ©主编

2015年季度精选集·春季卷

奔跑的 时光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

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2015年季度精选集. 春季卷: 奔跑的时光 / 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主编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468-0826-0

I. ①读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文摘-世界 IV. 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0006号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2015年季度精选集. 春季卷: 奔跑的时光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 主编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张国强

选题策划: 吴小丽 刘燕

特约编辑: 清吟

封面设计: 壹诺设计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90千

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5 000

ISBN 978-7-5468-0826-0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ONTENTS / 目 / 录

[第一辑] 落日故人情

- 重 逢——张悦芊 002
- 我不敢老——凉月满天 007
- 靠爱驱动——草 威 011
- 蒋敏家的门——小口袋 015
- 爱不可想象，亦无须想象——玛雅绿 019
- 两支队伍——赵款款 024
- 落日故人情——路 明 026
- 13岁那年的一切——闫 晗 028
- 三个捐赠箱——另 维 031
- 异团圆——淡 豹 037
- 每个人的“红楼梦”——格桑亚西 041
- 小区里的芒果树——另 维 045
- 学会尊重自己是一场漫长的旅程——meiya 050
- 老胡和毛毛的爱情——清清小雅 053
- 老男人——路 明 055
- 何处千山暮雪——杨 荻 061

[第二辑]
城市的海

- 另外一种“公平”——雨 娃 066
夹生人——刃 心 068
是咸鱼，也要拥抱大海——安 穆 072
“水星”上的丽茜——淡 豹 075
治“岁月如梭”的药——燕子坞主人 078
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——林特特 080
我只想活到75岁——陆 荃 082
自 在——陈蔚文 086
菜根谭——翕 如 088
城市的海——草 威 092
其实你早就知道答案——燕子坞主人 094
不仅仅是我爱你——[美]莱斯利·丹迪 096
我就是这样的“女汉子”——马 曳 098
迟到你就输了——燕子坞主人 101
爱情降临那一刻——不见不散 105
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——张丽钧 107

[第三辑]
看得见风景的房间

- 织絣笔记——Didi Wu 110
- 火车，火车，带着我去吧——徐 鲁 113
- 大连，再不浪漫就老了——林 夕 118
- 西宁：总被路过却无法错过——张海龙 123
- 库尔班江·赛买提：我从新疆来——马兆龙 127
- 火车在广袤的大地上，以微米为单位接近你——艾小羊 131
- 画个圆——吴克成 135
-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——任盈盈 138
- 主妇厨房——任盈盈 143
- 渥村枪声——任盈盈 148
- 北京，感谢你温柔相待——小昭妍妃 153
- 异域中式胃——陈蔚文 156
- 打杂者的甜区——草上飞鸿 159
- 食品安全在美国——心路独舞 1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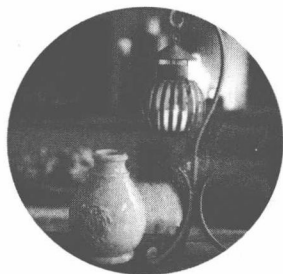
[第四辑]
失落的星空

- 热爱跑步——郭韶明 168
- 跑步教给我的几件事——米 周 170
- 奔跑的时光——路 明 175
- 当你跑步时你该听什么——金陆雅 180
- 典型和非典型的印度电影——曾 颖 181
- 光影“船奇”——值得一看的“船电影”——曾 颖 184
- 你好，“警察杯杯”——茶 茶 187
- 图书馆也可以很有爱——[美]吉尔·罗宾逊 190
- 失落的星空——[美]托德·皮托科 193
- “野鸡大学”是一个中国概念——心路独舞 195
- 预卜离婚的爱情实验室——陆 荃 197
- 去日本买马桶盖——吴晓波 199
- 存在银行里的钱没了谁负责——心路独舞 203
- 戒烟与禁烟——淡 豹 205
- 你够富裕吗——王小柔 209
- 苏格兰的“小升初”——李江南 211
- 画张脸谱吓唬你——高东生 215

[第五辑]
含蓄的张力

- 赴越受降记——[澳大利亚]蔡成 218
- 木心：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——路明 222
- 权力之衣——领导人服饰进化史——栗月静 228
- 牛人的退稿信——孙君飞 232
- 我所认识的老树画画——夏日山间 236
- 唐代女诗人的创业之路——寇研 240
- 陈冰的“盛夏光年”——刘燕 243
- 含蓄的张力——李书喜 246
- 如果我能说了算——专访周笔畅——潘玉婷 251
- 画的是山水，也是人生——李书喜 259
- “士大夫”冯仑——邵七月 263
- 龙永图：大道至简——陈敏 270
- 陈天铀：立足本土，走向当代——李书喜 277

「第一辑」



落日故人情

重 逢

文_张悦芊

表哥一向劣迹斑斑。我三姨父本来就是暴脾气，期末考试成绩下来，照例是表哥挨揍的日子。但他只是吱哩哇啦乱叫一通，从不掉半点眼泪，吃过晚饭后扔了皱巴巴的卷子，继续出门“一统江湖”。

表哥在上高中以后安分了许多，倒不是因为高考的压力，而是他突然觉得这么混着没什么意思。17岁的少年，和其他人一样应付着考试，为了“社交”也进进网吧抽抽烟，游戏打得不赖，但远不到沉迷的地步。当时表哥尽管眉目越发英气十足，却变得沉默，颇有些看破红尘的意味。

高二那年分科，表哥依照家里的意思学了理科，进入了新的班级。就是在那里，他见到了后来成为我嫂子的小合姐姐。

这样的一见钟情若交给我来形容，一定是天崩地裂、干柴烈火、混沌宇宙突然劈进来一束耀眼的光，那女孩也一定是清水芙蓉、侧脸温柔、笑起来唇角弧度完美……

可这一幕，表哥是这样说的：“大清早起来上学，迷迷糊糊的，我坐在她后面，老师在前面发表格，她转身把那叠纸递给我，笑了一下，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清醒了。”顿了顿，表哥又说，“她可真好看。”

小合姐姐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好学生，品学兼优，懂事勤俭，绝对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表哥在见到小合姐姐的第一天不只是清醒了过来，他的人生似乎也在遇

到她之后有了方向。他并没有犯中学男生的通病，把自己的喜欢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，而是迅速丈量了他和小合之间的距离，想着先把它缩短再说。

表哥翻出了高一时的几乎崭新的理综课本，开始通宵达旦地补起课来。他的学习方法简单粗暴，就是自己把书上的公式推导出来，再一遍遍地做课后题。

这样的努力看起来励志，却非常悲凉。一直将儿子视为游手好闲之徒的三姨，早已习惯支使表哥做这做那而自己落得清闲，于是当他第一次拒绝琐事表明自己要学习时，三姨无意鄙视却不由自主地轻笑了一声。三姨父也怀疑表哥将自己锁在屋里其实是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多次突然推门闯入，看到表哥铺满一桌的演算纸，依然满脸怀疑。

表哥真的很孤独。然而小合清瘦的背影如此动人，每天早晨她转过头来向他收作业的那个刹那，撑着 he 度过一个个争吵猜疑的夜。

两周之后，表哥已经能够正常完成每天的作业。

一个月之后，表哥将高一理综三科所有的课后题都熟记于心，英语自测也已及格。

两个月之后的期中考试，表哥在60人的大班级里名列第27位。那年期末考试后，表哥终于冲入前十，在发奖状的时候，和小合姐姐站在了同一排。

看到过这样一句话，“表白不是发起进攻时的冲锋号，而是胜利在望时的欢乐颂”，表哥在十多年前就参透了这个道理，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克制和忍耐，终于站在了小合姐姐的面前。

少年的告白尽管提前演习了千万遍，依然在喜欢的女孩面前磕磕绊绊。而小合听完了他的告白，却如触电般地向后退了一步，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却怎么都狠不下心来拒绝的纠结。

“我们不能在一起啊。”小合说出口时，已经掉了眼泪。

“为什么？”表哥似乎早有预料，只是想听听她的借口。

“不，”她摇摇头，“我是少数民族，家里希望我找同一个民族的。”

惯常的言情小说里似乎不该有这样“乱入”的情节，但奈何它本就不是故事，而是真真切切的过去。

我不知道表哥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，但小合的话又让他不能不信。

那天表哥还是执意将小合送回了家，一路上两人陷入了不可见底的沉默，连小合也不知所措起来。

之后的一周里，虽然他还是坐在她后面，却再也没有了看见小合回头时期盼已久的惊心动魄。她不敢看他，而他也低着头，又陷入了从前灰蒙蒙的日子。

然而第八天的中午，周三第二节化学课的下课铃声刚刚响起，教室里的人还没散去，表哥却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到小合面前，用一种坚定不移的语气说：“我想明白了，我还是喜欢你。”

地下恋情持续了两年，填报志愿时小合姐姐执意留在本地的反常举动让家人看出端倪，从而发现两人早恋的事情。小合姐姐的家人盛怒难平，直接找到了三姨，而三姨反对的态度也非常明确，两家大人一拍即合，坚决断绝了两人所有的联系。

两人都被剥夺了原来的联系方式，手机号码同时换了新的。他们的志愿都被家人改掉，去了其他城市，双方父母似乎达成了共识：哪怕离家再远，也不能让所谓的爱情破坏了规矩。

他们被迫分手，被迫断了联系。

我问过表哥，分手的那段时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“开始当然会挣扎，反抗，该做的也都做了，但后来突然就平静了下来。算不上熬，因为是真的放弃了。我开始用爸妈的想法想问题，如果我娶了小合，他们不能接受，这点我很能理解。何况，不光是我，小合也过得很

艰难，她比我承受的压力更大。我也觉得，不过就是年轻时的好感，为什么要让两个人用之后的那么多年来埋单呢？”

表哥最后笑了笑，眉目间的英气忽然尽了，只剩下雾气迷茫。

当时我只觉得困惑，但后来等自己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才知道这看似云淡风轻的放弃有多难。

爱或不爱都失落，夜里没了星，何必等清晨。

但事情还远远未完结。

第一批次录取学校公布的时候，小合姐姐和表哥都滑了档。而那年的征集志愿只剩下本地的大学。两家的父母心急火燎，哪儿还有心思管对方考到了哪里，都迫不及待地报了那所差强人意的大学。

于是那年秋天，新生入学时，表哥在长长的队伍里，突然看见刚刚下了车的小合。

小合也看见了他。

时间似乎迅速流转，回到两年前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。少年带着尚未睡醒的慵懒趴在桌上，而女生转过头来，把一叠厚厚的表格塞到他手里，映着秋日树叶折射的金色阳光，微笑起来。

表哥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冲过去拥抱了她。

他抱着几个月没见却似乎阔别了一辈子的爱人，在她耳边说：“我再也不会让你走了。”

而双方的家长也没有再阻拦。他们仿佛也明白了，爱情和命运，有时候真的是无法阻挡的。

六年以后，小合姐姐成了表哥的妻子。表哥尊重她所有的民族习惯，而小合姐姐也用一贯的聪明伶俐让三姨一家改变了对她的看法。

去年，他们有了宝宝。

表哥给小男孩取名叫“砼砼”——这是混凝土的意思啊！

问及表哥，他一脸满不在乎：“你嫂子生孩子前几天，我在单位门口看到一个大袋子上面写着这个字。我不认识，就问同事，结果他说是混凝土的意思。我一想，混凝土多结实呀，这不正是当爹的我的性格吗？”

表哥在当爹之后，依然这么酷炫；小合姐姐也是，陪他一起酷炫。

不知道小砼砼愿不愿意从一开始就这么酷炫下去，我想，他应该是乐意的。

寒假的时候我回去看他，一见到我就扑上来缠住我的脖子，驾轻就熟地坐在我的臂弯里。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，但一听见我叫“砼砼”，便睁着大眼睛盯着我，然后咧开嘴笑起来。

那眉眼，真是像极了表哥。

我不敢老

文_凉月满天

我爹老了。

他躺在炕上，眨巴眨巴大眼睛，不认识来的都是谁。他不久前才从城里的我家搬回乡下——因为工作原因，我不能再照顾他，只好叫一辆救护车把他和母亲送回村里。堂哥、堂姐、堂弟、堂妹、堂嫂、弟媳都来看他，挨个儿问他：“我是谁呀？”他就嘿嘿地笑，笑着笑着又咧开大嘴哭。我娘在旁边说：“傻子。”

我也问：“爹，我是谁呀？”

他翻着眼睛看我，我也歪着头看他。

他想啊想啊。

我伤心了：“你真把我忘了啊？”

他的喉咙吃力地一动一动，

僵硬的舌头在嘴里打转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哪儿……哪儿有。”

“那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……荣霞！”

吓我一跳。

外面下着大雨，我睡得香甜，哗哗的雨声正好助眠。迷迷糊糊听见嘭嘭的声音，好像沉在水底的人听着岸上打鼓，声音遥远而模糊。猛然间听到一声大喝：“荣霞！”我吓得一哆嗦，激灵一下醒过来。我爹趴在窗户外面，

手遮着光往里张望，一脸焦急和张皇。我“哎呀”一声叫，爬起来拽开门就往外跑——要迟到了！

穷人命贱，我生来就只被家里人“丫头，丫头”地叫，上学后老师才给我起了学名叫“荣霞”，却从不被家里人承认，只在学校用。这一声“荣霞”好像上课的钟声，让我清醒得不能再清醒。学校离家远，又没有自行车，中午跑回来吃口饭，原本想着躺躺就走，哪儿想到会睡这么沉！我爹忙着把一块透明塑料布对折，用绳子从中间一穿，然后往我脖子上一绑，就是一件雨披。头顶被他扣上一顶旧得发黑的草帽——我家没伞，我在他的目送下冲进茫茫雨幕。

那时我13岁，读初二。如今我已经43岁，时隔30年，我又听见他叫第二声“荣霞”。

然后他看着我惊骇的表情，嘿嘿地笑，嘴里的牙已经掉得只剩两三颗，调皮地露着。谁说我爹傻，他还逗我！

一年多以前，他和我娘还在我家住着。前夫出轨，为遮掩过错，反咬一口，说我不良，挑动一家十口把我打得腰椎骨折。半个月后，我从医院扶着腰回到家里，父亲拄着拐杖出来迎我——真怀念啊，那个时候，他还能站得起来呢。他就站在那里，看着我，不动，不说话。我笑着说：“爹，我没事，放心吧。”他还是看着我，不说话。

自始至终，他没有对此事评论一句。他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知道。我倒宁愿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我躺在医院里时，已经叮嘱过女儿：“别让你姥爷知道，他若问起，就说我出差了。”可是，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竟然那样悲伤。我娘说：“你出来干什么，别摔着，赶紧回屋去。”他就一步一蹭地往自己的房间挪，塌着肩，像扛了一座无形的山。

小的时候，他带我去地里，说：“丫头，把这片棉花锄一锄。”于是，我就乖乖地把所有刚出土的棉苗都给锄下来了。他看着一地棉苗，叹口气：

“嘻——”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全乡只有我一个应届生考入县一中，他套着大马车送我。

议婚的时候，小孩的爷爷说：“荣霞过了门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待她，不让她受一点儿委屈……”我爹回来后黑着脸，说：“还没订婚呢，先说起过门的事来了！”我娘说：“不舍得了吧？再不舍得你闺女也得出嫁。”

我生了小孩，满月回娘家，他套着大马车来接我。回去一看，母亲和嫂子正在吵架，我嫌这儿不太平，收拾包袱要走，我爹怔怔地看一会儿我，扭头去了西屋。我赶过去一看，他蹲在地上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没有声音，一滴一滴的泪砸在地上，像大血点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他哭。

离婚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，还是在我家，吃过饺子，换过衣服，我走进去，对父亲说：“我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。”然后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头。父亲老泪纵横。

他30多岁才生下来的小女儿，被娇养长大的小女儿，从来不舍得骂一句、捅一指头的小女儿，千辛万苦才供出来的大学生小女儿，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给他磕过一个头，我给他磕第一个头的时候，他已经75岁了。

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憨厚而沉默，我一直叛逆而孤独。可是我和他在一起，虽然沉默，却不尴尬，好像静水深流，水上是静默的长脖子鹅。这种感觉让我们俩都很享受，他很自在端坐着，我很自在地嗑瓜子。

直到去年冬天，他从床上摔下来。我一个人在家，背也背不动，抱也抱不动，无奈只能揽着他在凉地上坐着。那会儿还没供暖，我给他围上被子，像拥着婴儿。猫咪在门边探头探脑，他就说：“看，猫想来搭把手呢。”又跟我分析，说：“一个人抬不动我，得两个人。”我说：“爹，你看你的黑头发比我的还多，长寿眉没白长。”

他说：“长寿眉还管这个呀？”我说：“长长寿眉的人能活大岁数，头发也从白的长成黑的了。”他又说：“动不了是个麻烦事。”印象中，这是